

第一百三十五章 蒼山有雪劍有霜（四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摘星樓在皇宮東南方向約兩三裏外，如此遠的距離，在漫天風雪的掩蓋下，誰都沒有注意到遠處的那一絲動靜。摘星樓上那張白色的名貴毛裘微微一震，槍口伴著煙火發出一聲巨響，然而聲音的傳播速度卻要遠遠慢於那枚子彈的速度。

至少這一剎那的皇宮城頭，角樓之前的眾人，都依然靜靜地看著宮前雪地裏那些待死的強者，四周遍野的慶軍精銳，沒有任何察覺到死神的鐮刀已經割裂了空氣，用一種這個世界上人們根本無法想像的方式靠近了他們的皇帝陛下。

從摘星樓至皇城之上，那記代表著死亡的波動會延續約一秒多鐘，足夠一個人眨幾次眼睛。然後一直平靜眯著眼睛注視著城下的皇帝陛下，今次並沒有注意到兩三裏外那片風雪裏偶爾亮起的一抹閃光。

所以留給這位大宗師反應的時間已經變得極少極少，當他感應到天地中忽然出現了一抹致命的氣息，甚至自己都無法抵抗的氣息時，他隻來得及眨了眨眼，麵色變得慘白，雙瞳裏的光芒一凝一散，身體像一道煙塵般疾速向後退去！

皇帝陛下受了傷，真氣消耗了極多，然而在這生死關頭，竟是爆發了人類不可能擁有的能量，瞬息間消失在遠地，像一隻遊魂一般猛地倒行砸入了角樓內！倏！一聲悶響此時才響起，那粒高速旋轉，沒有機會翻筋鬥的子彈就擦著那抹明黃身影的肩頭射了過去，在堅硬的皇宮城牆上硬生生轟出了一個約一尺方寸地大洞。深不知幾許！

青磚硬礫在這一刻脫離了本體，以射線的方式向外噴射，就像是開出了一朵花一樣。

除了像一縷輕煙般疾退的皇帝陛下，城上城下，依然沒有一個人反應過來，甚至沒有一個人發現出了什麼事情，因為那一刻，青磚牆上開出的凶猛之花還在飛濺的途中，棱角鋒利的石屑在空氣中似乎保持著靜止的狀態。與周遭的雪花混在一起，刺在一處！

皇帝陛下就此躲過了這一槍？沒有。不論摘星樓頂雪中的刺客是因為什麼樣心理地原因，在輕輕扳動手指的那一瞬間停頓了片刻，從而讓這看似必殺的一槍落了空，但緊跟著，第二槍便來了。隨著第一槍若天雷一般的悶響來了。

第一槍的聲音才將傳至皇宮前的廣場，第二槍已經如影而至，像戳破豆腐一般，在角樓地木門上擊破了一個拳頭大小的洞，射入了幽暗安靜的角樓中。

世上從來沒有必殺的槍，尤其當目標是一位深不可測的大宗師時。摘星樓樓頂雪中的刺客。由於今日京都禁嚴地關係，所選擇的狙擊地點有些偏遠，他能清楚地算出子彈在空氣中飛行所需要的時間，他從來沒有奢望過這樣的一槍便能擊斃皇帝，但他知道皇帝為了躲這一槍。一定會渾身顫栗。不肯再留半分餘力，那種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震懾感，一定會讓皇帝使出全身地本事。

那便是速度，摘星樓頂地刺客清楚地算出了皇帝陛下躲避的方位，躲避的速度，瞬息間的位移。手指異常穩定地第二次驅動。向著皇帝陛下疾退力竭的位置擊了出去，他將全部的希望。其實都是放在這第二槍上！

能夠在這樣短地時間內，計算出這麼多地內容，並且對於皇帝的選擇得出肯定地結論，很明顯那名刺客很了解皇帝的性情，更了解皇帝對於這把槍...也就是世人所知的箱子的了解和警懼。

最關鍵的是，摘星樓刺客居然能夠知道一位大宗師在生死關頭能夠施展出的速度，如此才能準確地算出皇帝最後飄落的落點，難以再次二次飄移的落點！

這是無法計算出來的，也是無法求證出來的，因為世間的人，除了那幾位大宗師之間外，誰也無法將大宗師真正地逼到絕路，更遑論了解大宗師的速度。

除非...曾經有位大宗師曾經親自幫助那位摘星樓頂的刺客，親自訓練過無數次！眨眼連一半都來不及完成的時間內，皇帝陛下從先前平靜而冷厲的情緒之中，忽然被恐懼占據了全身，體內無數霸道真氣在這剎那辰光裏爆炸出來，麵色蒼白，雙瞳微縮微散，全力一飄，瞬息間從原地消失，撞進了一直安靜無比的角樓之中。

在這一刻，此生從來無比自信，無比強大，從來不知道畏怯為何物的皇帝陛下，終於感到了一絲恐懼，一絲對於死亡的恐懼。因為雖然他看不見那道令自己無比動容的氣息是什麼，但他知道，自己最警懼的箱子...終於出現了。

一聲悶爆響徹皇宮城頭，第二槍射穿了角樓的木門，沿著一條筆直的無形線條，那粒殺人的彈頭，向著渾身顫抖，狼狽不堪地剛剛遁至角樓幽靜房間後方的皇帝陛下胸膛射去！

這一槍太絕了，絕到算到了皇帝的任何想法，任何舉動。皇帝體內的霸道真氣已在皇宮城頭炸成一道無形的氣流，此時體內一陣虛無，哪裏可能在瞬息間再次做出如仙魅一般的躲避動作。更可怖的是，第二槍連綿而至，中間竟似沒有任何間隔，當皇帝察覺到如波浪續來的那道噬魂氣息時，已經根本無法做出任何反應。

然而摘星樓上的刺客算到了種種種種，卻無法算到皇城角樓，皇帝陛下身後的幽靜房間其實並不幽靜，裏面站著很多很多人，十幾個沉默地，似乎連呼吸也沒有，像幽靈一樣穿著鎧甲，舉著厚鋼盾牌的人。

這些人似乎在這個幽靜的角樓裏站了無數年。從來沒有改變過姿式，封住了四麵八方射向這間角樓房間的可能。三年前京都叛亂時，城上城下一片血一般地殺戮，可無論是範閑還是大皇子，都沒有發現這房間裏有什麼異樣，那時候這些渾身著甲的持盾幽靈在哪裏？

難道這些看上去像是漠然站了無數年的持盾者，就是皇帝陛下為了撫平內心那抹恐懼，從而布下的最後安排？這些站了無數年的持盾者，此生唯一的使命就是要替陛下擋住那個箱子射出來的奪命的子彈？

可是這些產自內庫的精鋼盾牌。怎麼可能擋住那個世界上最強悍地火藥殺器？這是內庫女主人留在這個世界上最後的屠龍刀，最後的天子劍，她留下的其它遺產怎麼抵擋？

沒有人能夠看清楚那一瞬間發生了什麼，隻是站在皇帝左手方的那個持盾者顫抖了一下，他手中雙手緊緊握著的鋼盾上麵蒙著地灰塵顫抖了一下，緊接著盾牌之後的皇帝陛下顫抖了一下。

那名持盾者轟然一聲倒了下來。鋼盾上出現了一個口子。

就如同上天降下了天罰之錘，皇帝陛下如同被這大錘狠狠擊中，猛地向後退去，砸碎了角樓房間的後牆壁，穿壁而出，十分淒涼地被擊倒在冰冷的雪地上！

鮮血從皇帝的左胸膛上流了出來。先前太極殿一站，他身上的傷口也被此時地劇烈動作重新撕開，王十三郎在他右胸上劃破的那一劍，範閑指尖劍氣在他脖頸處切開的傷口，都開始重新流血。將這位強大的君王變成了一個可憐的血人。

皇帝躺在雪地上。急促地呼吸著，烏黑地雙瞳忽凝忽散，左胸處微微下陷，一片血水，看不清楚真正地傷口。雪地在他的腦下，他瞪著雙眼。看著這片冰冷而流著雪淚的天空。袖外的兩隻手努力地緊緊握著，不讓自己陷入黑暗之中。

無窮的恐懼與憤怒湧入了他的腦海。箱子，箱子終於出現了。在這個世界上，皇帝陛下一直以為自己是最了解那個箱子地人，比陳萍萍還要了解，因為當年小葉子就是用這個箱子悄無聲息地殺死了兩名親王，將誠王府送上了龍椅。

沒有人不畏懼這種事物地存在，然而當年的誠王世子或太子並不害怕，因為這箱子是屬於她地，也等若是屬於自己的。可是...可是...從太平別院那件事情發生後，皇帝便開始害怕了起來，每日每夜他都在害怕，他害怕不知道什麼時候箱子會出現，從什麼地方會忽然開出一朵火花，會像懸空而來的一隻神手，奪走了自己的性命，替自己的主人複仇。

正因為這種恐懼，從太平別院之事後，皇帝陛下便極少出宮，不，正如範閑初入京都時所聽說的那樣，皇帝從那之後根本沒有怎麼出過宮！

他雖然沒有見過那個箱子，但他知道箱子的恐怖作用，他就像一個烏龜一樣地躲在高高的皇城裏，四周都有宮牆護庇，京都裏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穿越這些城牆的建築。

陛下的臣民們都以為陛下勤於政事，所以才會一直深鎖宮中，誰知道他是在害怕？都以為陛下寬仁愛民，不忍擾亂地方，才會不巡視國境，誰知道他還是在害怕？

這樣的狀況一直維係到了慶曆四年，澹州的那個孩子終於進了京，老五似乎真的忘記了很多事，而沒有人將自己與太平別院那件事情聯係起來，皇帝陛下才漸漸放鬆了一些，偶爾才會便服出宮。然而即便如此，他還是不敢離開京都，因為在那些漫漫的慶國田野裏，誰知道會不會有隱匿在黑暗裏的複仇之火在等待著自己？大東山一事，皇帝必須

離開京都，然而他在第一時間內，將範閑召回了澹州，召到了自己的身邊，因為隻有這個兒子在身邊，他似乎才能感覺到自己是安全的！

說起來，這是怎樣悲傷的人生啊，皇帝擁有無垠之國土，億萬之臣民，然而他卻看不到，感觸不到，他這後半人生，似乎擁有了一切，而其實呢？也不過是個被自己囚禁在皇宮裏的囚徒罷了。

皇帝不怕死，他隻怕自己死之前沒有看到自己的宏圖大業成為真實。這世上能夠殺死他的人或事已經不多了。除了那個瞎子和那個箱子，所以當陳萍萍異常冷漠，異常冷酷冷血地從達州回來後，皇帝陛下在憤怒之餘，也感到了一絲涼意。

那些蒙著灰塵，持著盾牌地軍士，就這樣隱藏在皇城的角樓中，當皇帝陛下微微眯眼，負手看著秋雨法場那條老狗受死時。那些人便一直沉默地等在他的身後，然而那一天，箱子並沒有出現。

然而今天箱子出現了，並且出現的如此突兀。皇帝陛下有些悲哀地發現自己依舊低估了箱子的恐怖，至少是低估了今天在用箱子的那個人的能力，沒有想到那抹死亡的氣息竟能在角樓的庇護下。準確地找到他地位置，輕易地穿破了精鋼盾牌，最後無情地射在了自己的身上。

潔白的雪被皇帝身上流出來的鮮血染紅了，此時角樓上的人們才終於反應了過來，雖然他們依舊不知道出現了什麼事，但至少知道事情有變！

姚太監滿臉驚恐匍匐到皇帝陛下的身邊。嗓子沙啞地說不出一句話來，渾身顫抖著，手掌下意識地扒拉著陛下胸腹處的傷口，拔出了一些碎開的金屬片，扒出了一些血肉。卻依然找不到凶器在哪裏。

皇帝的身體隨著急促地呼吸而起伏著。他有些散神的目光看著身旁的姚太監：“朕...死...不了！”

這幾個字，皇帝陛下是咬牙切齒說出來地，然而受此重創，再如何狠厲的話語，都顯得有些疲弱。皇帝陛下的目光越過姚太監的臉，依舊狠狠地盯著天上降落的雪花。在心內淒厲地嚎叫著。朕受命於天，誰能殺朕！今日朕不死。便是老天不讓朕死！

摘星樓頂地刺客算到了一切，卻終究是沒有算出皇帝陛下這位大宗師地肉身是多麼的強悍，更準確地說是，他沒有算到浩然凌視天下的皇帝陛下，居然會怕死如斯，居然會在龍袍裏的心房上放了一麵護心鏡！

重狙轟出的噬魂線條在穿越了京都天空迢迢的距離，又擊穿了那麵鋼盾，最後雖然沒有發生偏移，準確地命中了皇帝陛下地胸膛，然而已經是強弩之末，隻是將皇帝地胸骨擊碎了一大片，卻沒有從根骨裏撕毀一切接觸到的血肉，馬上徹底地摧毀這位君王地生命。

先前在廢園，範閑取出胸前的鋼板時，皇帝譏諷地訓斥他，小手段是做不得大事的，然而誰能想到，皇帝陛下最後還是依靠這種小手段僥幸逃了一命。

但凡成大事者，謹慎，再如何極端的謹慎都是必要的，惜命，再如何難堪無趣的惜命都是必要的。從這個方麵講，皇帝與範閑父子二人，其實是世間真正極其相似的兩個無恥的人。

“摘星樓。”皇帝微散的目光盯著灰色的蒼穹，他知道今天用那個箱子的人肯定不是老五，因為如果來人是老五的話，隻怕這時候早就已經殺進了皇宮，他喘息著說道：“全殺了。”

皇帝陛下驟然遇刺，昏迷不醒，生死不知，這如天雷一般的變故，驚的皇城之上所有的臣子將領都感到了身體發麻，誰也不知道緊接著應該怎樣做。皇城上下無數人圍困著的那些強者，依然沒有脫困，隻要這第二撥箭雨再次射出，隻怕所有人都要死去，包括依然昏迷不醒的範閑。

太醫們正從太醫院往這邊趕過來，宮典已經滿臉慘白地趕到了皇帝陛下的身邊，取出隨身攜帶的傷藥，試圖替陛下止血，但效果似乎並不怎麼好。

而姚太監卻依然牢牢記得陛下昏迷前最後的交待，他顫著身子，繞過角樓，小心翼翼地靠近了禁軍副統領的身邊，沙著聲音，宣讀了陛下最後全殺的旨意。姚太監在皇宮城牆上縮著身子，看上去異常滑稽，可是他是真的害怕，因為他知道陛下是怎樣強大的一個存在，然而這樣強大的君王居然被一個看不見的刺客重傷至此，他怎能不害怕，他甚至擔心自己下一刻便會被空氣中看不見地線條。撕裂成一片血肉。

緊接著發生的一幕，讓姚太監的眼瞳猛地一縮，整個人都趴到了地上，再次證實了自己的恐懼！宮城頭的禁軍副統領正準備揮旗發令，讓城上城下的士兵再次揮灑箭雨，然而他的肩膀隻是一動，整個腦袋卻忽然沒了！

是的，就像光天化日下地鬼故事一樣。禁軍副統領的頭顱忽然就這樣整個炸開了，就像是熟透的西瓜，又像是灌滿了水的皮囊，無緣無由地撐破，化作了城牆上的一片血水白漿骨片，漫天灑開...

更恐怖的是。禁軍副統領地頭顱爆掉之後，似乎身體都還不知道頭顱已經變成了漫天腦漿的事實，右臂依然舉了一舉，然後才頹然放下，看上去就像是一個斷了線的木偶，整個人垮了下來！

皇宮城頭上響起一片驚叫慘呼。這樣令人毛骨悚然的場景就赫然發生在無數官兵麵前，怎能讓他們不驚懼，不害怕，所有的人都開始瑟瑟發抖起來，拚命地睜著眼睛。在皇城上。在城下，在同伴的隊伍裏，甚至在空無一物，隻有雪花地天空中拚命地搜尋著！

他們當然什麼也找不到，他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，隻知道副統領大人的頭忽然爆了！這些慶國的精銳禁軍們。哪裏會想到刺客遠在數裏之外。他們徒勞無功地喊叫著，憤怒地搜尋著。

搜尋無著。漸漸化成了恐懼，這種根本看不見的刺客，這種根本無法抵抗的殺戮，怎是凡人所能抗衡？

無窮地恐慌開始迅疾彌漫在皇宮地城頭上，所有的將士們無助地搜尋著，有些人更是被這沉默的壓力壓的快要崩潰了，瞄準宮城下方眾人的弓箭也下意識裏鬆了些。

慶軍軍紀森嚴，並不可能因為禁軍副統領的慘死便變成一團散沙，在沙場之上，在平叛事中，慶國地軍人不知道見過多少種奇形怪狀，慘不忍睹地死法，然而像今天這種如神意一般的打擊，實在是令世俗人不得不往那些詭異地方去想。

另一位將領奮勇地怒吼了幾聲，想平伏禁軍下屬們的情緒，同時向下方發達攻擊的命令，然而他的吼聲隻維係了幾聲便嘎然而止，因為令城上眾官兵驚恐無比的殺意又至，這名將領的胸腹處被轟出了一個極大的口子，肚腸變成一團爛血，他哼都沒有哼一聲，便倒了下去。

至此，這種恐慌的氣氛再也無法抑止，皇城城頭上亂成了一片。

皇城頭上的變動，自然已經傳到了城下，隻是那些奉旨意封住四麵八方的軍士們並不知道到底發了什麼事情，那些瞄準了雪地中待死人們的箭手們感覺到自己的手都快酸了，可依然沒有得到放箭的旨意。那些將領們更是皺緊了眉頭，很是憂慮皇城牆上究竟發生了什麼，怎麼會亂成那樣。

如果是一般的領兵做戰，如果今日的皇宮隻是一處簡單的沙場，那麼誰都不會傻傻地去等陛下的旨意再去發箭。然而今天畢竟不一樣，萬箭所向，那眾人圈裏是小範大人。

殺死範閑意味著什麼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，小範大人與陛下之間的恩怨情仇，眾人也非常了解，若沒有陛下明確的旨意，誰也不敢這般貿然發箭，然而此時，城下的將領們不知道皇帝陛下身受重傷，陷入昏迷，生死不知。

這種詭異的安靜並沒有持續多久，將在外，麵對著緊張的局勢，必然要有自己的反應，哪怕僅僅是在宮外，慶軍將領也有自己的主動權，隱在箭手之後的史飛大將皺著眉頭注視著雪地正中，發現那些被圍困的刺客，似乎也已經察覺到了宮牆上的異變，開始有了突圍的勇氣和念頭。但史飛終究是當年單人便能收服燕小乙屬下北大營的厲害人物，不知是從哪裏產生的心血一動，讓他沒有直接發出攻擊的軍令，而是經由身旁的副將發出，一方麵是那種不知名地恐懼讓他做出了這個選擇。另一方麵便是史飛就如同慶國的所有文臣武將一般，永遠永遠，不想讓範閑直接死在自己的手上。

這個想法直接救了史飛一命，因為他身邊的副將剛剛舉起了手中的令旗，便直接摔到了地上。

不是沒有騎穩馬，也不是因為別的什麼原因，因為隨著副將的身體，他身下的馬也摔落雪地之中，無數的鮮血迅疾染紅了白雪。

史飛眼瞳一縮。麵色微白地看著身旁地副將血肉，知道先前若是自己發令，那麼自己也已經死了，誰能擋住這種無形無質，不能預判的天外一擊！

史飛也清楚了皇宮城牆上的異動究竟是因為什麼，隻是...陛下還活著嗎？

皇城上下在一片微微嘈亂之後。便回複了寂清的安靜之中，死一般的安靜之中，慶軍的軍紀果然是天下第一，然而在那天外一擊地恐怖殺傷威脅之下，誰敢擅動？所有軍士的麵色都有些發白甚至發青，他們在等待著陛下的旨意。然而陛下卻再也沒有出現在皇城之上。又是一聲槍響，劃破了皇宮前廣場的平靜，一名戴著笠帽的苦修士，試圖用自己的悍勇帶動沉默地軍士們衝擊時，被準確地擊倒在雪地之中。連一絲抽搐都沒有。直接變成了一具死屍。

死一般的沉默。

又是一聲槍響。

又是一陣死一般的沉默。

又是一聲槍響。

如是者四回，雪地之上多了四具死屍，而槍響也沉默了下來，似乎再也不會響起。皇城上下的所有人都明白了，這位能夠完成天外一擊的絕頂刺客，是在警靠慶國朝廷地所有人。不要試圖有任何舉動。但凡敢在這片茫茫白雪上動彈地人，都是他必要殺死的目標。

一聲響。一人死，一具血屍臥於雪，從來沒有意外，這種冷冽沉默的宣告，凍住了所有人的心。

這是一個人在挑戰一個國。

死一般的沉默不知道持續了多久，馬兒們都開始有些不安地踢著蹄兒，濺起些許白雪，被圍在雪中的那些強者們似乎也不想觸動強大慶軍緊繃地神經，沒有選擇在此刻強行突圍。

誰也不知道那些穿掠京都落雪清冽天空地悶響是怎麼回事，那些人是怎麼死的。

全身盔甲地葉重冷漠地坐在馬上，他所率領的精銳騎兵足以保證兩個來回衝殺，便將雪地裏的這些強者殺死，然而他也沒有動。雖然以他九品的強悍實力，他能聽出那些悶響出自自己後方，他隱約感覺到，那個天外一擊的刺客並不能籠罩全場，還是箭行死角之類的問題，如果騎兵這時候衝過去，想來那個刺客無法阻止自己。

可是葉重隻是沉默而穩定地坐在馬上，此時陛下生死未知，場間地位最高的便是他，他偏生一句話都不說，就如他這麼多年來在慶國朝野間的形象一樣，從來不顯山露水，但誰也不敢輕視他。

葉重不動的原因很簡單，不是因為陛下沒有下旨，而是因為他知道那些奪人性命，宛若天外刺來的事物是什麼，那些悶響是什麼。

是箱子，箱子終於再次現世了，葉重微垂眼簾，不顧身邊偏將們灼熱的目光，就像睡著了一般，其實他的心裏已經激起了驚濤駭浪。

當年太平別院之事爆發時，他被皇帝調到了定州作為後軍，很明顯皇帝並不相信葉重在自己和葉輕眉之間的立場。猶記當年，葉輕眉初入京都，便是和當年還年輕的葉重打了一架，葉重太過了解當年的那些人，雖然他從來沒有發表過什麼意見，但並不代表他不知道那個箱子的事，不了解太平別院的事，以及陳萍萍為何要背叛陛下。葉重的心裏掠過很多很多畫麵，很多很多當年的人，他也覺得自己有些疲累了，他的目光最後變得清晰，落在了雪地中那個年輕人的身上，便想起了那個年輕人的母親，帶著那個箱子。在城門口拒絕自己檢查的年輕姑娘。

在這件事情上，葉重覺得陛下不對，所以他一味地沉默，在沒有旨意之前，他絕對不動。

死一般的沉默能維持多久？這風雪要下多久才會止息？一個穿著淡黃色衣衫的少年郎，便在此時，一步一步地走上了皇宮的城牆，站到了城牆的邊上，平靜地看著城下雪地中的範圍。

此時城頭上的禁軍已經有些亂了。大部分人都下意識裏低著頭，躲避著可能自天外而來的那種死亡收割，所以這位穿著淡黃衣衫的少年站在城牆處，竟顯得那樣高，那樣勇敢。

“依慶律總疏，陛下昏迷不能視事。我是不是應該自動成為監國？”三皇子李弘成袖中地兩個拳頭緊緊地握著，問道。

他身邊麵色慘白，四處亂瞄的姚太監顫著聲音回道：“可是陛下剛剛昏迷，還沒有超過七日之期。”

“眼下這局勢能等嗎？你是想看著我大慶的名將大帥都被老天爺劈死！”李弘成回頭陰狠地看著姚太監。姚太監心裏一寒，說道：“殿下，此乃國之大事。奴才本不該多嘴，可是若陛下醒來後，隻怕...”

“沒什麼好怕的，將所有人都撤了.....”李弘成眼睛裏的冰冷之意愈來愈濃，姚太監心裏的寒意愈來愈盛。這些年裏。三皇子雖然在範圍地教育下似乎變成了一位溫仁皇子，然而姚太監知道，這位少年皇子當年是怎樣的狠毒角色，一旦真把對方逼狠了，記住這份大怨，將來自己怎麼活？

更何況這慶國的江山。將來總是要傳給三殿下的。若陛下此次真的不治，隻怕明日三殿下便要坐到龍椅上。

“等他們出了廣場。再行追緝，總能給父皇一個交代，在這兒耗死，又有什麼意思？”李弘成微眯著眼，看著雪地裏的兄長，先生，沒有流露出任何不應該流露地情緒。

摘星樓頂的雪中，那片純白的名貴毛裘下的金屬管不停地發出巨響，撕裂空氣，收割遙遠皇宮處的生命。這些聲音極大，雖然反作用力被消滅了許多，可是摘星樓頂地白雪依然被震地簌簌漸滑，而這些聲音更是傳出了極遠，驚擾了四周街道和民宅中的人們。

京都府衙役早已經發現了這片地方的怪異，隻是摘星樓是朝廷的禁地，雖然已經荒廢多年，但若沒有手續，誰也不能進去查看。加上今還是初幾，年節還在繼續過著，這些衙役們心想或許是誰家頑童在裏麵放春雷，隻是這春雷的聲音似乎大了一些。

終究還是內廷的反應速度更快一些，皇帝陛下昏迷前異常冷靜地說出了摘星樓地名字，內廷地高手們從皇宮裏悄然潛出，順著皇宮左方的禦河，直穿山林，用最快地速度來到了京都東城。

隔著兩條街，還聽見了摘星樓上傳來的巨響，這些內廷高手們精神一振，強行壓抑下心頭的緊張，分成四個方向撲了過去，他們相信那個可怕的刺客此時既然還在摘星樓上，那麼定然無法在自己這些人合圍之前逃出去。

然而當內廷高手勇敢地衝進了摘星樓的園子，直到最後查到了樓頂，依然沒有發現任何人，隻是樓頂上的那厚厚白雪裏有一個很明顯的印子，除了這個痕跡之外，空無一物，就像從來沒有人來過一般，安靜的令人心裏發虛。

雪花還在不停地飄落著，內廷高手認真地查看著樓頂雪中留下的痕跡，卻發現那個恐怖的刺客竟是一點線索也沒有留下來，那些痕跡雖然明顯，但已經被收拾過，連那個人的身形如何都無法看出來。

一位內廷侍衛守在摘星樓外圍的一條巷口，他的麵色微白，警惕地注視著並不多的行人，忽然間，他看見了一個小廝模樣的人走了過來，他的心裏咯噔一聲。

這個小廝是個少年，而讓這名內廷侍衛動疑的是，這個人的身外裹著一層厚厚的毛皮，雖然毛皮看上去很是破爛，值不得了幾個錢，卻將裏麵的青色布衣裹的實實在在，隻是膝下翻了過來，露出了毛皮的另外一麵。

潔白如雪的一麵，這是極為名貴的毛皮，有誰家的小廝能買得起這樣名貴的事物？

內廷侍衛眼瞳一縮，第一時間內攔在了這名小廝的麵前，便欲呼叫同伴，不料卻感覺眼前一花，緊接著便感覺領下一麻。這名內廷高手靠在了小巷的牆斃，立時斃命，身體卻是僵硬無比，沒有倒地。

小廝指尖一抹，取出紮在此人領下的那枚細針，裹緊了蒙在身上的厚厚皮毛，似乎是有些畏冷，走出了巷口，轉瞬間消失在了京都的風雪之中。

京都今日風雪大，動靜大，然而卻沒有多少人知道，被戒嚴封閉的皇宮前究竟發生了什麼。禦史台叩閭的禦史們早已經在夜裏就被強行押回各自府中，而那些各部的大人們也是被監察院通知，強行留在了府裏，便是胡大學士也無法靠近皇城。

這種壓抑的緊張與波動沒有過多久便傳到了京都南城的那條大街上，這條街上不知住了多少家權貴，而所有人警惕猜疑的目光都隻盯著一家，那就是範府。

範府今日一如往常，沒有慌亂，沒有悲傷，沒有緊張，該燒水的燒水，該做飯的做飯。範閑入宮與陛下談判得來的成果，很明顯沒有反應在府中，府中主母林婉兒並沒有帶著一家大小，趁著這短暫的時間，在皇帝陛下的默允下離京歸澹州。她依舊安靜的有些可怕地留在了府裏，坐在花廳裏，等著那個男人的回來，若他回不來了，那自己離開京都又有什麼意義呢？

“若若怎麼還沒有起來？”林婉兒溫婉一笑，笑容裏卻有些淡淡的悲傷，她望著正在喂孩子的思思說道：“喊了沒有？”

正說著，昨夜才被放出皇宮的範家小姐從廳外緩緩地走了過來，身上幹淨如常，眉宇間一如以往般冷，腳下的鞋子沒有沾上絲毫雪水。她望著嫂子笑了笑，便坐到了桌子旁邊，拿起了筷子，她拿筷子的手是那樣的穩定，一絲顫抖也沒有。

